

◀程硯秋《鎖麟囊》劇照



將自身缺陷化成特色

程硯秋幼年家境清寒，為求生計，投身梨園，初歸榮蝶仙門下。童年唱戲時，嗓音嘶啞，可惜由於「倒倉」（變聲）後演出過勞以致致喉。本來敗壞後的程硯秋根本沒條件「吃飯」；幸而他得遇伯樂和名師。他的伯樂，是名士羅慶公。他十分賞識程硯秋，認為他是一塊唱戲的好材料，於是從榮蝶仙手上贖回程硯秋，然後為他四出走聯繫，出謀獻計，並且聯同一班文人，協助他提升自身的文化水平。最重要者，羅慶公託請王瑤卿將程硯秋收歸門下，讓他親領這位「通天教主」的益澤。不過，程硯秋從這位名師身上得益最深的，倒不是一招一式的點撥，而是針對他的嗓音缺陷，創設一種有異於正常乾旦的唱腔。

王瑤卿擅於因材施教，懂得教導弟子揚長避短。他與程硯秋兩師徒琢磨了一種使用「立音」的唱法，要訣是不使用一般的橫喉，反而把聲音豎立起來；唱高音時，使用「腦後音」，唱法上比一般旦角唱得後一些；唱低音時雖然宛如一縷游絲，但絕非漂浮無力，反而是連綿不絕，清楚送到劇場觀眾席的最後一排座位。至於高音，他亦唱得清實不濁、嘹亮不黏，宛如大河巨江。

猶記得上世紀二十年代，北平（今北京）某報舉辦旦角選舉，程硯秋雖然先後兩次屈居梅蘭芳之後而名列亞軍，但讀者在投票表格內的「唱功」一項，給程硯秋打了一百分滿分，而梅蘭芳單就這項反居其後，足見程硯秋唱功完美無缺。能夠把自己的缺陷弱點靈巧化為美若天成的特色，在劇壇大放異彩，程硯秋的確配得百代流芳。

與梅蘭芳良性競爭

除了羅慶公和王瑤卿，程硯秋第三位恩人是梅蘭芳。程硯秋雖然也曾拜入梅門，但與其說兩者只具師徒關係，倒不如說是一種亦師亦友關係。嚴格來說，梅蘭芳沒有給程硯秋多少言教，所給的主要是身教。由於梅蘭芳長居旦角之首，程硯秋立志以他作為競爭對象，因此除了全力演好傳統舊戲，更不斷編演新戲，增加自己的吸引力。本來已經是自強不息的梅蘭芳，面對這位亦徒亦友後進，當然不敢自滿懈怠，更加要繼續排新戲，不斷提升自己，以作策應。必須強調，雙方儘管競爭激烈，但從不攻訐，更不至反目，而這種良

# 程派名劇 香江上演

塵 紓



▲程硯秋便裝照

性競爭所結下的美果，就是為京劇界留存了多齣旦角名劇。我們甚至可以大膽論定，如果沒有程硯秋，京劇旦角就形不成不了這一回的三贏局面：程硯秋本人固然贏，梅蘭芳當然也贏；可別忘記，歷代戲迷更是大贏家。

程硯秋終其一生，編排過幾十齣新戲，當中較為人熟識者計有：《梨花記》、《花舫緣》、《紅拂傳》、《金鎖記》、《清霜劍》、《女兒紅》、《英台抗婚》、《文姬歸漢》、《春閨夢》、《女兒心》、《玉簪》、《高隱娘》、《荒山淚》。在今屆戲曲節重演的同名劇，就是據此京劇版本改編的。以及今次由李海燕擔演的《鎖麟囊》和《梅妃》。雖說程硯秋最擅演受屈女子所發出的種種悲鳴，但其他人物，例如《鎖麟囊》裏富家小姐遭遇水災而淪為保母的薛湘靈及《梅妃》裏失卻君王寵愛的妃子，亦演得活靈活現。

大體而言，程硯秋的新劇，儘管故事不一，情節各異，但總是為遭逢不幸的婦女發出悲鳴，又或歌頌女性堅毅不拔的品格。以《鎖麟囊》為例，主角薛湘靈因憐憫貧女趙守貞而贈與內有珠寶的鎖麟囊，後因水災，湘靈不幸與夫家及娘家失散，流落他鄉；為求生計，在某大戶人家當保母。恰巧鄰家少奶正是她當年施恩樂助的趙守貞。對方為報恩義，協助湘靈與夫家團圓。程硯秋透過這個簡單故事印證善有善報的亘古道理。

扼要而言，《鎖麟囊》一劇由於情節簡單，演員可予發揮的機會不算很多，而叫好之處僅憑劇裏湘靈的幾個唱段，例如在戲裏初段，她對鎖麟囊有所感懷：「怕流水年華春去渺，一樣心情別樣嬌。非是我無故尋煩惱，如意兒年未老……」又例如她出嫁那天在春秋亭巧遇貧女趙守貞時唱道：「春秋亭外風雨暴，何處悲聲破寂寥。隔簾只見一花驕，想必是新婚渡鴛鴦……」類似的幾個唱段，如果唱得之味

失彩，整齣戲就很容易唱溫。這齣戲每個程派弟子都應該懂得唱，但唱得精彩，就確實難尋。

梅蘭芳與程硯秋在良性競爭的歷程上，各自專演一齣有關唐明皇與妃子的愛情故事。梅有《貴妃醉酒》；程則有《梅妃》，而兩齣劇有互相輝映之效。後者描述梅妃失去唐明皇寵愛並因安史之亂而身故；其後唐明皇在夢中見到當年曾予寵幸的妃子，彼此共訴離情。戲裏面的一段「二六」：「下亭來，只覺得清香陣陣；整文褂，我這用按節而行。初則似，戲靴纏，花前弄影；繼則似，捉迷藏，月下尋聲……」以及一段「南梆子」：「展鸞箋，不由得，寸心如剪；想前時，陪歡宴，何等纏綿。論深情，似不應，藕絲輕斷；難道說，未秋風，團扇先捐……」，都是著名的唱段。可惜近年這齣戲程派弟子比較少演。今次難得李海燕擔演梅妃，戲迷理應捧場。

程硯秋親傳弟子雖然比不上海派多，但也不少，當中藝業精進而足可獨當一面者，計有：趙榮琛、李嬌華和李麗芳、王吟秋、張曼玲，以及屬於「私淑」的新艷華和李世濟；目前活躍於舞台的再傳弟子則有張火丁、遲小秋、李海燕、張志雲等。趙榮琛是唯一屬於乾旦的領軍人物，除演戲外，並先後著有《翰林之後裔梨園》及《粉墨生涯六十年》兩書。他與乃師關係密切，甚至可以婉轉提出老師唱詞裏可予商榷之處而不致落得「以下犯上」的劣名，而此舉亦充分體現王陽明所指的「事師無犯無隱，而遂謂師無可諫。非也，諫師之道，直不至於犯，而婉不至於隱耳」的諫師之道。簡單來說，趙榮琛是弘弘程派的一面重要旗幟。

另一方面，李世濟在演戲授徒之餘，以程派弟子身份創編《武則天軼事》，為程派增添第二代的劇目。不論藝術效果屬優屬劣，都一樣值得鼓勵。記憶中，香港近年並沒有演過此劇。今次有緣觀賞，倒也難得。

▲解璽璋到鄭州松社書店舉辦《張恨水傳》新書分享會 大公報記者劉蕊攝



## 解璽璋新作 為張恨水打抱不平

大公報記者 劉蕊

著名作家、文藝評論家解璽璋日前在鄭州松社書店舉辦了他的新書《張恨水傳》全國首發會。解璽璋表示，他之所以要寫《張恨水傳》就是要為張恨水打抱不平，他認為，文學界太漠視張恨水了，與其成就大不匹配。張恨水這樣一個受到更廣泛的讀者歡迎的作家，至今仍然在不斷地翻印、改編其作品，卻不能進入歷史敘事，這是不公平的。」

早在九十年代，解璽璋就開始關注張恨水，「在影視界一直爭論一個問題，其實這個問

題到現在還沒有得到解決，就是文學界所謂的三性，包括思想性、藝術性和娛樂性，主要討論誰輕誰重的問題。」彼時張恨水的《啼笑因緣》非常火，解璽璋發現，張恨水是一個婦孺皆知的作家，他的作品非常通俗，觀眾和讀者都非常喜歡他，但在文學界對他的評價卻不高。「我在《中國現代文學史》中找到了張恨水，卻只有二百多個字，內容很少。我覺得這與他當年的成就太不相稱了。」

然而，真正着手去寫張恨水，解璽璋才發現困難重重。「寫傳記必要的材料都沒有。」張恨水除了公開發

表在報章上的幾千萬文字，卻未留下任何關於個人的資料。於是解璽璋便將張恨水的所有文章、小說、散文都找出來讀，大海撈針一般尋找線索。由於《啼笑因緣》、《金粉世家》等作品的火爆，張恨水一直被歸為「鴛鴦蝴蝶派」，是「通俗小說家」。他一生共寫下了三千多萬字的小說、詩歌等文學佳作。其中，《春明外史》、《啼笑因緣》、《金粉世家》、《夜深沉》、《紙醉金迷》等小說被改編成電影、電視劇，因此，他的作品往往比他本人擁有更廣泛的社會知名度，他一生中辦報比寫小說的時

間還要長，小說全部都是報紙上連載的。解璽璋說，張恨水之所以「高產」，是因為一家十四口，全靠他一支筆來支撐。在抗戰之時，他作為報人，也是一直頌揚民族精神，鼓舞士氣。不管環境多麼險惡，都沒有放棄立場。這也是張恨水作為報人的良知與道德。解璽璋寫《張恨水傳》大概用了七年的時間。這段時間裏，大部分都被他用來查閱各種資料。解璽璋一直堅持「傳記一定要真，堅決反對虛構」。

編者註：中國國家京劇院二團「程派專場」定於八月十日及十二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演出三場。

下期「藝壇動靜」將於八月十九日刊出



◀此書由曾受程硯秋教益的涂沛撰寫。題簽者是程派門生趙榮琛的堂兄趙樸初



▼程派乾旦趙榮琛繼《翰林之後裔梨園》再撰書憶師談藝

▲《武則天軼事》李海燕飾演武則天 康文署供圖

▲《武則天軼事》黃炳強飾演唐高宗 康文署供圖

